

辛亥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款長描圖兩式：一為旗幟，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爵貴；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為真摹造。

古越吳子匡謹識 五九年二月

Studies in Humorous Tales

Volume II

by

Lou T'su-k'uang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422 FULIN ROAD, SHIH LIN
TAIPEI, FORMOSA, CHINA.

目次

妙婦得妻	1	惡作劇	36
鏡中影	5	奉承與好譽	44
喜鵲	9	我今何在	48
嗜愛古物	14	髮髻	52
性緩與性急	17	錯聽了話	55
面長面闊面黑	22	機智和弄巧	59
撒情人	25	虱	63
高低與多少	28	款僕人	66
這安	32	嫁債	70

字裡有刺

76

愚弄饕餮者

110

修面和理髮

81

見鬼

116

昏聩的人們

85

聰敏的女人

120

呆女婿

90

好佔便宜

125

不歡的呆女婿

94

賣弄與掩飾

130

忌諱

98

智斷疑案

136

誇嘴的人們

102

竊盜世界

141

妒婦悍妻

笑話裏不少妒婦和悍妻，查問她們為什麼發生妒念和形成了悍事，不外乎丈夫們有了外遇，或是想再娶個偏房。如果男人們在毫無過失的情況之下，時刻表現出怕老婆的種種行跡，這該屬於懦夫懦內的範疇了。

這是一個比較較早的如

對的笑話，見於戰國時代，便在「蘇非子」一書內說：

「衛人有夫妻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京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梁元帝蕭繹撰的「金樓子」裏，曾把上文重寫成

下文：

「衛人有夫妻祝神：使得百京布。其夫曰：『何少乎？』妻曰：『苟若少，子當買妾也。』」

宋人周文玘撰「陽明錄」中，曾寫「妒記」引出

一則妒婦的笑話：「京邑有士人婦，大妒，於天小則罵，大則罵」

打，常以長繩繫脚，且喚便至。夫密乞巫覡爲計，因囑託，士人入謁，以龜策羊，士人應諾。婦覺，率龜而羊至，大驚。召問巫覡，巫覡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所請。」婦因悲號，抱羊大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嫁。巫乃令七日消齋，舉家大小悉避，於水中祭鬼師，咒羊還復。

本形，士人復還。婦見之，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猶惡，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人感寢，自此不妒矣。

「傳有之乎？」生答曰：「河內程氏爾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而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惡家貴，安所得金買妾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乃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願做小龍，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清人陳泉謨的「笑倒」中

，也有俾妻笑話的另一說
邊的：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一婦一姑耳，取妾見於何典？』」夫曰：「『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然，我亦當再招一夫。』」夫曰：「何也？」曰：「豈不聞『大率』序云，河內程氏兩夫。」

近人李獻璋的「台灣民間文藝集」中有鄭妻舍助

叔叔納妾的笑話說：

「妾舍叔叔父年老無子，自己又想：『妻子是再也沒有生育的希望了，想娶一個小老婆。幾次對太太商量，結果，她是不肯許納妾的。他沒有好辦法了，便去和妾商量。妾舍馬上答應，又說：『且保叔叔一定同妾計，便去和妾商量。』」

妾舍，每天都是如此，心裏暗自得意。有一天，她終於耐不住了，跑去問妾舍說：「妾，你難道瘋了嗎？太太也是這樣，到處你在搞什麼？」他聽到叔叔在問，却敢不承認，去騙她，「呀」了一會，斜睨眼望她，微微地說：「這些東西，極面是我底，我連卦她，誰有權利干涉我呀？」叔母也很

要教，他明白他說的話和差錯地的用字了。於是，允許她丈夫娶個姨太太。父母也心裏明白，妾舍實確有辦法！」

家有妒婦悍妻，還會引起旁人的嘲笑怒罵，例如明、浮白齋主人的「雅謔」，有「四畏」的笑話說：

「王文穆夫人悍妒，貴爲珍品，欲置一妾而不能。其宅後園中有「三畏堂」，

」，楊文公濟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畏長夫人。」公深以爲恨。」

明人起北赤心子的「新話撰粹」「諧謔類」中，也有「吊悍婦」的笑話說：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成條，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囁絕，蓋其妻悍也。」

鏡

中

影

鏡子的影數時期，恐怕不會很早，在初民社會之中，對牠發生過不少錯覺的事，見之於笑話的，固然可以有做後世人的作品，但是不能說絕對沒有。古時的人們對鏡子的錯覺的陰影。我先講述，在唐人侯白的一好顏面，竟至以富貴陝西縣縣的鏡

子向村的民間笑話如次：『鄆縣子向村，村人並鄰，有老父遺子將笑問市買奴，語其子曰：「汝聞長安人言奴，多不使奴，預知之，必藏奴於餘處，私相千草，其價值，如此者是好奴也。」其子至市，於鏡行中度會，人列鏡於市，顧見其影，少而

自一，謂言市人欲買好奴，而藏鏡中，因指應鏡曰：「此奴欲得幾錢？」市人知其賤也，誑之曰：「一奴值十千。」便付錢買鏡，懷之而去。至家，老父問問曰：「買得奴何在？」曰：「在懷中。」父曰：「取看好不？」其父取鏡視之，正見懸眉皓

白，面目黑黧，乃大嘆，欲打其子，曰：「豈有用十千錢，而貴買如此老奴？」舉杖欲打，其子懼而告母，母乃抱一小女走至，語其夫曰：「我請自贖之。」又大嘆曰：「癡老公，我兒止用十千錢，買得子母兩婢，仍自贖貴？」

曰：「翁婆老人，鬼神不得真，錢財未聚集，故藏奴未出，可以吉日多辦食求請之。」老父因之大設酒食請師婆，師婆至，歷鏡於門，而作歌舞。村人皆共觀之，來窺鏡者，皆云：「此家王相，買得好奴也。」因懸鏡不牢，落地分爲兩片，師婆取照，各見其影，乃大驚曰：「神明與福，令一奴而成兩婢也。」因歌曰：「合家

齊拍掌，神明大歡喜，買奴合婢來，一個分成兩。」
宋人孫光憲撰「北夢瑣言」中，有婆媳不識鏡的笑話說：「有民娶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責告其母曰：「某郎又娶一婦，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明人馮夢龍的「笑府」和「笑林」裏，並見「看

鏡」的笑話，內容和「北夢瑣言」所載的比較多些，牠說：

「有出外生理者，妻囑回時須買牙梳。夫問其狀，妻指新月示之。夫貨畢將歸，忽憶妻語，因看月輪正滿，遂買一鏡回。妻照之，罵曰：「一牙梳不買，如何反娶一妻！」母聞之往勸，忽見鏡照云：「我只有心費錢，如何娶個妻子？」遂至訴訟，官差往

拘之，見鏡慌云：「如何就有捉雀眼的？」及審，置鏡於案，官照見大怒云：「夫妻不和睦，何必央鄉官來講。」」

清人余繼的「春在堂全集」中的「一笑」裏，也有簡明的記錄如下：「有漁婦素不善鏡，但日梳洗，以水自鑒而已。其夫偶爲買一鏡歸，婦取視之，驚告其姑曰：「吾夫又娶一新婦來矣！」姑

取視之，嘆曰：「娶婦猶可，奈何並與親家母俱來！」」

筆者編「巧女和獸娘的故事」中有馮律師和浙江平湖流傳的同型笑話說：「王三是個呆子，娶了一個妻子，有一次，她要他去買一個梳子，恐怕他不懂，就手點着天上的臉，屋月對他說：「你給我買一隻木梳，樣子像月亮似的。」過了幾天，月亮渾

匪一天，王三做了他老底話，看了月亮的樣子，買了一面圓的鏡子拿回家來。他妻子一看，直氣得雙腳發跳，立刻拿鏡弄回娘家，告訴他媽說：「我丈夫討了一個小老婆了！」

岳母拿鏡來看，嘆口氣說：「呀，大官，你討個年紀輕的倒還好說，爲什麼討個同我一樣的老太婆呢！」後來他們去告狀到地方官，官拿着鏡子來看，

終得斥罵道：「叱！你們小百姓，打扮起來，敢和我大老爺一樣嗎？要辦！」

善騙

笑話中多受騙的當事。但僅僅受騙而已，便不能成爲笑話，可笑的要件是在於受騙的人，明知他面對着騙子了，稍一接觸，便會上大其當，到後來幡然而悟。明人浮白齋主人的「雅譚」中有：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

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明代江盈科撰「雪海齋史」，其中也有兩個類似的笑話如下：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說。偶於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說之曰：『人遺你善謔，可向我說一個！』」少年曰：「才聞衆人放乾了東湖，都去拿團魚，小人也要去拿個，不得閑說

。「老者信之，徑往東湖，湖水渺然，乃知此言即誑。」

第二個笑話和「雅謔」

同型，內容是如此：

「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貧人，呼曰：『人道爾善騙，騙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來騙下來，

不煩再計。』」

近人李獻璋編「台灣民間文藝集」中，有「邱妄舍煙事」，其中有「爸爸

上當」一節說：

「炎熱的夏天，邱妄舍吃過中飯，在父親面前聊天。爸爸知道他老是欺弄別人，總不會說弄自己家裏的人，但是想看看他底本領究竟怎樣，便對他說：『妄，你的捉弄人，幾乎要名揚天下了，人家都

說你會使人家上當，來來！你弄給我看看吧！』

他答：『爸爸！不敢不敢，那會名揚天下，不過玩玩而已，你老人家如是真的要弄，我就弄點給你看看。』父親說：『好！你就弄一弄看！』他靈機一動，促弄人家的妙計油然而生了，便說：『爸爸如果要弄，我要向你老人家提出一個小請求。』爸爸隨口答：『可以的，祇要你弄

得出來。」他說：「那末，請爸爸穿上一件皮袍子。」父親問他：「什麼？」他答：「是的，你如果不感激我這個請求，我便不弄給你看了。」父親既然一定想看一看，祇好答應他這個請求，便穿上了皮袍子，又在催促他說：「妄，那麼你快弄出來！」他拿了一把椅子到天井裡去，對父親說：「好好，請爸爸到天井裏坐，看我弄起來。」他說完就把父親請出去坐在椅子上，自己却去廚房之下喝茶了。父親被太陽晒得汗流如雨了，又對他催促說：「妄，熱得很，快拿把扇子給我吧！你快弄出來給我看看！」他回答：「爸爸，用不著吧，再一刻把戲就弄好了。」父親祇好聽從他，又過了一回，實在坐得不耐煩了？又催着說：「妄，你怎好儘管坐在那裏喝茶，叫我這裏坐著受罪呢？」他笑答：「哈哈，爸爸，我已經弄得很久了！」父親又問：「什麼？我還沒看見。」他笑問：「哈哈，爸爸，你怎麼還沒看見？」父親說：「什麼！不要調皮了，弄給我看看吧！」他更大聲的笑說：「哈哈，我實在弄够了，你看：我坐在大樹下喝茶乘涼；你呢，穿著皮袍坐在大太陽

之下熬熬；這，還不算受了捉弄嗎？」父親氣憤的站起來，知道受他捉弄了，便走過去想打他。」

筆者編「民間月刊」二卷三期，蔡尊觀記的浙江東陽的笑話「馬坦鼻煙事」中一段「賭小豬」說：

「馬坦鼻底叔挑着一籠小豬到他家：『喂，坦鼻，來來，我和你賭東道。』他聽了懶洋洋地回答：

：『賭東道，賭東道，賭什麼東道呀？』叔叔把豬籠說：『這樣罷，我站在階沿上，你想法子來和我下去，就把這一對小豬給你，好嗎？』他聽了這一段話，很高興地問：『阿叔，真的嗎？』叔叔拿盡的話：『唉，叔叔那裏會講空話。』不待他再說，完，坦鼻大聲的喊道：『阿叔，叔叔，屋簷上的瓦片倒下來了，快快逃罷！』

叔叔很調侃而大作的說：『哈，這樣笨笨的法子，那裏騙得我下去呢！』他故意做出失望的樣子，手搖頭說道：『哎呀！錯錯了。這法子可不！得你下來，失敗了，倒要氣呀！』他忽然笑嘻嘻的說道：『叔叔，我騙你下來的法子想不出來，不過——你走下來，我倒可以騙得你上去。叔叔，走下來試試看。』叔叔却不加